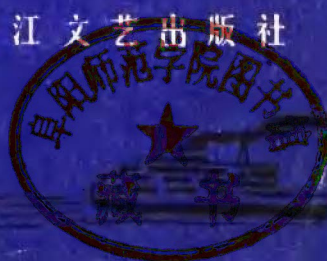


巴山月

上

中国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《漩流》的姊妹篇。小说从南京失守，日军分水陆两路向武汉进逼，蒋介石召开“御前会议”研究对策写起，展开了对于抗日战争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大规模描写。这里有蒋介石政权对于日寇侵略的妥协、退让、勾结，有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；有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明争暗斗，有同一资本家集团内部的派系倾轧；有上层人物的醉生梦死，有下层群众的流浪艰辛；有政治斗争、经济角逐，有伦理冲突、爱情纠葛……。小说保持了《漩流》人物与故事俱佳，因而雅俗共赏的风格，但画面更广阔了。

本书出场人物，除了《漩流》中的朱佳富、陆祖福、杨宝瑜、李明、高茜、张阿德、春燕、皮船长、樱花少佐等外，又增加了一些，如蒋介石、孔祥熙、宋美龄、宋霭龄、孔二小姐、陈布雷等。

巴 山 月 (上)

——长江三部曲之二

鄢国培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黄冈报社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6.125印张 2插页 404,000字

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78,6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228 定价：1.40元

第一章

一

南京失守，日本人兵分两路，向武汉水陆并进，其势迅猛。

蒋介石的大本营设在武汉湖北省政府内，今天的“御前会议”非比寻常，到会的人除少数几位心腹大员外，大都是他任黄埔军校校长时的得意学生，军阶最高不过中将。

蒋介石的秘书长，号称“文胆”的陈布雷忙得满头大汗，招呼大家在一张长餐桌的两旁就座。照例根据职位高低和恩宠的程度安排座次。坐得离蒋介石越近，说明地位越高越荣宠。

被陈布雷安排靠近蒋介石坐的是陈诚，人称大元帅的袖珍本；安排坐于末位的是酆悌，属于军统局的一员健将。

大家刚坐好，不等陈布雷去催请，蒋介石已缓步进入会议室。

首先看见蒋介石进来的人是酆悌，他象弹簧一样蓦地跳起来站得笔直，两眼平视，大声喊叫：“立正！”

陈诚也被酆悌突如其来的一声怪叫吓了一跳，因为以往开“御前会议”是不兴来这一套的，他知道酆悌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，所以不懂规矩。既然酆悌已经喊出了“立正”的口令，也只得跟着站了起来。

蒋介石在“御前会议”上，照例是穿的中式青绸便衣，是向与会者表示随便亲切的意思，今天也不例外，青绸便衣的袖子还家常似的向上绾了起来。

鄧悌这个破例的举动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长餐桌两端都空着，他没有在靠近陈诚这一端入座，却缓步走向鄧悌那一端坐下，两手向下做了一个姿势，示意大家坐下。

鄧悌见蒋介石靠近自己坐下，原先有些泛青的脸色，顿时兴奋得红扑扑的，又大叫了一声：“坐下！”

一阵椅子响，大家重新归座，气氛异常严肃，连咳嗽的声音也听不见。每人面前摆着各自的军帽，很是齐整。

除了几个职位较高的心腹大员外，人人神态拘谨庄重。

蒋介石端起面前的茶杯客气地对大家说：“请喝茶！”

大家一齐机械地端起自己面前的茶杯喝了一口，其实茶杯里并无茶叶，只是一杯白开水，喝在口里寡淡。

蒋介石自从提倡新生活运动以来，自己一直喝白开水，除了招待外国朋友外，凡是自己部属来见，也只有白开水招待。

他为了表示自己的尊严，说话的姿势过分矜持，显得有些僵硬。这时他用慢吞吞的宁波官话说：“日本人从水路眼看要逼近马当，俺，上次会议决定封锁马当河道，用沉船的办法阻塞航道。俺，这办法很好，日本人的军舰不能从长江逼近武汉了，俺，我就放心了，俺……”

鄧悌能够靠近蒋介石坐着参加这样的会议，认为是无比荣耀，他兴奋极了，虽然装出目不斜视，洗耳恭听的样子，但他对蒋介石的话只是时断时续地听在耳里，生怕错了一点规矩会惹起蒋介石的反感。由于心情过分紧张，他嘴唇都变白了。他时而想：要是有个新闻记者在此时此地拍下照来该有多好！他偷偷用眼瞟了瞟四周，除了一个侍卫官不时走动，招呼上开水之类的事以外，真是门禁森严，不许任何无关人进场，哪里会有新闻记者进场拍照！他不禁有些失望。蓦地他听见蒋介石提高声音骂了一声“娘稀匹”，着实吓了一跳，赶忙收回心神，仔细听蒋介石骂的什么。原来蒋介石骂的是日本人，鄧悌方才放下心来，不敢再胡思乱想

了。

蒋介石这时越说气越大：“噫！日本人真是岂有此理，一点面子也不给。噫，嗯！一点面子也不给。我提出保卫大武汉，若太快丢失了武汉，叫我姓蒋的面子搁到哪里去！”他双手攥得紧紧的，光头冒出了细细的汗珠也忘了用手绢去揩：“既然日本人不给一点面子，我还要进一步与共产党合作，让他们知道我蒋某也是不好惹的。噫，他们大可以适可而止，不要逼人太甚；我蒋某要‘焦土抗战’。近卫和东条都不是东西……”他骂起人来，连“嗯噫”这样的语助词也少了，显得比平时流利。

因为蒋介石不抽烟，虽然长餐桌雪白的台布上放着香烟听和烟灰缸，大家都忍住烟瘾不去取香烟抽，只是不断喝白开水，又怕开水喝多了要上厕所，后来个个都只得干坐着听他骂日本人。

因为今天参加会的多是自己的学生，所以他骂起人来更没有顾忌，在其他的会议上是很少这样痛骂的。

骂了一阵之后，蒋介石火气小了一些。他轻咳了一声，又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噫！日本人眼看要由河南攻入湖北，噫，嗯！直逼武汉。这却不能用沉船封锁航道的办法对付。大家看，要用何法对付才好呢？”他用犀利的目光扫视了大家一遍，重复问：“嗯！要用何法对付才好呢？”

大家听蒋介石骂了一通日本人，这时才明白此次御前会议的探讨内容，是要大家出主意对付北线来犯武汉的日军。顿时大家面面相觑，良久无人发言，个个象坐禅的老僧，眼观鼻，鼻对心……

蒋介石带有煞气的目光停留在身旁酆悌的脸上：“嗯，噫！要有什么办法对付呢？”

酆悌把蒋介石刚才的一番话揣摩了一会，自认为已揣摩到了他的意图，正想在他面前卖弄自己的聪明，讨好他，但看见大家都沉默不言，又不敢造次说话。此刻听见蒋介石明明在问自己，喜之不胜。他的腰挺得更直，陡地站起，两眼平视……

蒋介石枯瘦的长脸上露出了笑容，亲切地对酆悌说：“坐下谈，不用讲礼节。”

酆悌只得坐下，大声说：“刚才校长说得对，日本人太不够朋友了，逼得我们无路可走，干脆进一步与共产党合作，去吓一吓日本人。八路军不是愿意南下保卫武汉吗！校长可以下命令调八路军南下，让日本人不敢再逼了……”

蒋介石不等酆悌说完，不满地瞪了他一眼，重重地哼了一声。

酆悌吓得忙闭上口，背上直冒大汗。

等了一会，再也没人发言，蒋介石长长叹口气，无限感慨地说：“唉！我得力的学生，走的走了，死的死了，要是我以前那些得力的学生仍然在我身边，今天也不至于……唉……”好象他的眼眶都有点润湿，不禁唏嘘起来。

大家听了他这几句话，如坐针毡。这不明明骂他们都是饭桶，不能为校长分忧么？人们更是面面相觑不敢出声，都摸不透这位校长的真实意图。

还是由蒋介石继续说：“俺，嗯，诸葛亮初出茅庐与曹兵对垒，嗯，曹兵强，刘兵弱，诸葛亮火烧博望坡打了胜仗，嗯，打了大胜仗呀！除了火烧之外，诸葛亮的办法多哩。诸位难道连《三国演义》都没看过！”

蒋介石说到这里又扫视了大家一眼，见一个个正襟危坐，目不斜视，仍没有一个能领会他的意图，不禁唉声叹气地说：“俺，唉！我得力的学生，走的走了，死的死了……”

陈布雷不愧“文胆”，他已揣摩到蒋介石的意思，但他认为关系重大，不便自己说出。眼看会议开不下去了，忙上前低声对他说：“委座，膳食已备，请大家用膳后再议如何？”

蒋介石勉强点了点头。

陈布雷当即宣布：“委座留大家用膳，请大家去隔室入座。”

大家离座，纷纷往隔室用膳去了。

陈布雷刚要离开，被蒋介石叫住，说：“布雷，你熟读‘三国’，俺，望你多指点指点这些蠢东西呵！”

陈布雷明白蒋介石的暗示，着实吃了一惊，但又不敢含糊，答道：“布雷知道！”

蒋介石点了点头……

初次参加蒋介石赐膳的酆悌有些失望，原先以为校长手面大，所赐的膳食一定异常丰盛，殊不知很简单，吃的是西餐：一块油煎牛排，一块面包，一碗牛尾汤。刚才会议桌上还有摆样子的香烟听和烟灰缸，这里连摆样子的酒杯和酒瓶也没有。幸好蒋介石并不在座，酆悌毫不拘束。这毕竟是蒋校长赐膳，在他看来意义很大。除了趁人不注意，偷偷取了一小块面包藏在衣袋里，留作这种恩典的纪念外，他坐得端端正正，将盘里的牛排、面包，碗里的牛尾汤一扫而光，桌上连面包屑也没撒下，吃喝得心满意足。

陈布雷看中了酆悌，将蒋介石的意图暗示给他。果然，用膳后继续开会，酆悌第一个抢先发言：“报告蒋校长，诸葛亮除用火攻外，还擅长水攻。日本人不足虑，只要将河南的花园口大堤炸开，借黄河的大水淹日本兵，就万无一失了。”

蒋介石脸上顿时露出笑容，他知道酆悌绝对想不出来，一定是陈布雷授意过了。一会，他脸上的微笑消失了，装着沉思的样子。

酆悌说完后，看见蒋介石面露笑容，不禁喜上眉梢。待看见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，只顾沉思不语，自己心里有些七上八下，捉摸不定。

蒋介石慢吞吞地说：“酆悌提的这条方案值得考虑，俺，我看，可以交军委会研讨。”

酆悌听后，忐忑不安的心情才松弛了，忍不住吁了一口气。

二

炸开花园口水淹日军的提议，很快在军委会议上通过，并且马上就由工兵部队执行了。

郑州东北的花园口大堤炸开后，致使黄河改道，平汉铁路以东二十多县尽成泽国。日军虽然暂时受阻，不过多绕一点道，仍向武汉逼来。

豫东人民无数的生命财产概被洪水吞没，灾民哭声震天，使人惨不忍睹。于是激起各界民众的公愤，国内舆论大哗，抗日民众团体和进步党团质询抗议的函电纷纷向国民党军委会飞来。

在陈布雷的办公桌上，堆满了这类质询抗议的函电。

陈布雷皱着眉，坐在办公桌前发愣，一双因熬夜布满了血丝的眼睛暗淡无光，寡白的脸上没有一点红润。

他知道蒋介石也已经有几天通宵不眠，脾气变得异常暴躁。蒋介石身边一个随从今天早上还悄悄告诉他：蒋夫人宋美龄因为老头子不但未对她温存，曲尽丈夫之道，反而彻夜在卧室来回走动，吵得她睡不好觉，一气之下，与老头子吵了一架，今天清晨便怨气冲冲的搬走了。

陈布雷不敢将这些函电送给蒋介石去看，知道肯定要碰钉子。

陈布雷心中有些忐忑不安，近来他经常失眠，神经特别过敏。他深知蒋介石的为人，炸开花园口大堤是蒋介石自己想出的主意，偏偏要下面部属先提出来，用意很明显，不外一旦事情闹大不好控制时，可以把责任推给下面部属去承担……

陈布雷不禁打了一个冷颤。这事与他自己也有关连，虽然由于蒋介石的暗示，自己才授意酆悌提出的，以后若拿酆悌当替死鬼，必然也会扯到自己头上。

他是一个聪明人，深知伴君如伴虎的古训。自从他离开上海

新闻界来到蒋介石身边担任机要秘书以来，对蒋介石越了解，他越感到可怕。

他知道他的前任杨永泰是怎样死的^①，他一直战战兢兢对蒋介石表示忠心，对蒋介石的心腹采取比较圆滑的笼络手段，所以至今很受蒋的器重，事无大小都要他参预。但他知道，他越受器重，知道蒋介石的机密越多，他的处境便越危险。

为了时时提醒自己谨言慎行，陈布雷把清朝一位亲王的座右铭恭正地誊写在一张白磅纸上：

财也大，产也大，后来子孙祸也大。借问此理是若何？
子孙钱多胆也大，天样大事都不怕，不丧身家不肯罢。

财也少，产也少，后来子孙祸也少。若问此理是若何？
子孙钱少胆也小，些微产业知自保，俭使俭用也过了。

他将这张誊写的座右铭，开始贴在他办公桌醒目的地方，后来感到让蒋介石看见有些不妥，于是抄写在他的日记本上，随时翻看。他还找古董复制商，给他复制了周代的“欹器”^②，挂在他办公桌旁边的墙上，随着他转移，从南京带到了武汉，借以时时警惕自己。

他知道蒋介石推崇曾国藩，所以在他案头除了一部总理遗教之类的书籍外，还把一部曾文正公全集摆在案头醒目的位置。

当他得知他的弟弟在法国留学，经常与一些进步学生交往时，赶忙申明要与他弟弟断绝兄弟关系。口头上说了还不算，还写成书面当成一件大事呈给蒋介石“御览”。

① 杨永泰是国民党中央学系的骨干，因长期任蒋的机要，知道蒋介石的私事很多，又好出主意，最终遭到蒋及其心腹的忌克，被蒋派特务杀害。

② “欹器”是一种陶制的器物，可以盛水，装半罐水可使“欹器”保持平衡不偏不倚；装满了水则破坏了平衡，使“欹器”倾斜翻转，结果会滴水不存，全部溢出。

蒋介石也觉得陈布雷未免神经紧张得太过分了，用好言抚慰了他几句，才使他变得轻松一点。

陈布雷正在发愣凝思之际，听见轻轻的敲门声，他忙敛了神，使自己在圈椅上坐得更端正，然后说：“请进！”

一个侍从副官伸进头来：“陈先生，招商局的总经理薛习永要求见你！”

这位薛经理是陈布雷的老朋友，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当经纪人时期，也曾经与薛习永混得很熟。

当然，今非昔比，薛习永现在要见这位委员长非常不易，除了蒋介石偶而有事通知侍从室传召外，平时是见不着的。因此，薛习永有什么事，总是来找陈布雷，托他伺机向蒋介石报告。

陈布雷知道薛习永投靠了哈哈孔，现在是孔祥熙的心腹，不便拒绝，干脆装出念旧的样子，经常对他应付周旋，遇事卖个人情。

陈布雷看了看案上堆积的文牍，迟疑了一下，终于说：“请薛先生在外客厅稍坐，我一会便去。”因为按制度，他的这间办公室是禁止无关人员进入的，而且，有时蒋介石也喜欢来这里坐坐谈几句，被撞见了更不便。

侍从副官答应着走了。

陈布雷迅速在中式绸汗衣外面罩上一件毛蓝布长衫。他的穿著朴素，平时很受蒋介石的赞扬。

他取了一把葵扇拿在手上，走出了办公室，门外有值日的侍从副官看守，是不需要锁门的。

他从一道侧门走了出去。因为正厅里阴暗，蓦地走到亮处，天空中骄阳发出的强光，使他把眼睛眯了一会，方才睁开。

省政府的高墙内，虽然树木茂盛，但武汉是长江三大火炉之一，在这三伏天，当然酷热难当。

陈布雷看火辣辣的阳光照在他的头上，不禁举起葵扇遮住了

头部。

幸好，走过了一段青砖路，便到了外客厅。客厅靠外一排玻璃窗全部打开，客厅内当顶一把吊扇，正呼呼转动着，一股风迎面向人扑来。

薛习永是一个矮胖子，络腮胡总是刮得光光的，泛出一片青色。一身派力司的素色西装穿得整整齐齐。虽然室内吊扇在转动，他仍不断用手巾揩着额上和多肉褶的后颈上的汗水。

他看陈布雷跨进客厅，忙起身含笑相迎：“陈先生，昨夜孔二小姐开舞会，庸之^①以为你一定会去。可是专候不到，庸之很是失望。”

陈布雷见薛习永汗流满面，先说：“薛先生，请宽衣。”

薛习永说：“在陈先生面前不敢放肆！”

陈布雷先脱去自己外面的长衫，一面往衣架上挂，一面回头说：“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，不必客气。”

薛习永这才脱去西服外套，拘谨地挂到衣架上说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我放肆了。”

侍从上前在他们面前的茶几上，摆了两杯白开水便退下去。

薛习永知道陈布雷因为老头子不抽烟，也早戒烟了，只顾自己摸出一支饰有金箍的高级雪茄衔在嘴上，揷燃打火机点燃吸着。袅袅升起的青烟，迅速被吊扇的风吹散了。

陈布雷用手巾蒙着嘴咳了几声，然后说：“唉！薛先生，委员长这几天为国事日夜焦心，我们作下属的不能为领袖分忧，怎好自取快乐，去参加舞会？请薛先生转告孔先生，希他见谅。”

薛习永取下口里的雪茄，举起粗短的大拇指：“陈先生真是圣人。人称印度的甘地为圣雄，我看陈先生堪称中国的圣公，这是

^① 孔祥熙的号，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，当时任财政部长，后同时任行政院长。

当之无愧的。”

陈布雷忙惊惶地摇手，脸上的颜色变得更加苍白：“薛先生不能开这个玩笑。我们中国只有蒋委员长才堪称圣公，是吾辈的楷模。”他说到这里声音提高了，“我陈布雷不过是上海新闻界一小卒，感蒋公知遇之恩，在蒋公身边聊尽绵薄之力以竭愚诚，哪里当得薛先生这样夸奖。”

他们又闲话了几句。薛习永知道他很忙，委员长是时刻也离不开他的，见他已在不断看室内壁上的挂钟，忙谈到正题：“陈先生，我这个招商局总经理快变成光杆了。原先的航线已丢失，下游的轮船又不适合走上游，招商局本来在川江就无船，眼看川江这条航线越来越重要，我们现在不把川江控制在手里还等何时！四川地方实力派那么顽固，排外性又强。虽然刘湘死在汉口万国医院，但委员长要派一个张群去当省主席也派不进去，刘文辉他们死力反对。如不趁早把四川实力派的力量削弱下去，等我们退到四川，哪里还会有我们江浙人的立身处……”

陈布雷已明白薛习永的来意，喝了一口开水没有插话，静静地听着。

薛习永继续说：“陆祖福的民成公司，在川江实力雄厚，原先就是川江的霸主，我们招商局原就斗不过他。长江上有一句俗话说：‘招商局的码头多，民成公司的板眼①多。’以前招商局那么多船和码头，还斗不过民成公司，今后更难说了！可是，我们的领袖……”

薛习永越说越激动，说到这里方想到自己是在军委会的客厅里，四周全是侍从室的人，蓦地把话停住了。他向客厅外看了看，幸好侍从副官没有站在门口，于是，往前凑近了陈布雷，吞了一口唾沫，声音放低了一些说：“可是，我们的领袖若不助我们一把，

① 这里指办法和花招。

让我们与民成公司去自由竞争，肯定会输得精光。在这群川耗子^①中，陆祖福的奸狡更是出众，很难对付。”薛习永的声音更低了：“领袖不知是怎样想的！这次军委会成立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，命令全长江轮船都交归联运处统一调度指挥，而陆祖福又当了联运处的主任，岂不是把全长江的轮船都交由陆祖福去控制！不但没削弱他，反而增加了他的实力，真如老虎长了翅膀，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”

陈布雷知道薛习永这次在联运处连名都没挂上一个，牢骚很多，怨气也大。他知道蒋介石原是派给薛习永一个副职的，但陆祖福反对，张群与张公权也暗地支持陆祖福。再因当前日军进逼，武汉危在旦夕，要撤到四川，长江是主要的运输动脉，蒋介石考虑再三，终于作了妥协，让陆祖福把薛习永排在联运处外。事后，孔祥熙也找蒋介石谈过这件事情，但是被蒋介石给了一个软钉子碰，维持了原议，以后再也没人敢去提起这件事情了。至于蒋介石是怎样考虑，连陈布雷也不清楚。

陈布雷已站了起来，抱歉地说：“事情实在太忙，改日再谈。”

薛习永知道陈布雷说的并非假话，不便多打扰，也跟着站了起来说：“请陈先生将我刚才的意思，伺机向老头子提一提，后当重谢。”

陈布雷只略微点了点头。

薛习永伸出几个指头比了比，凑近陈布雷耳边：“这次，你的这个数……已存在老户头。”

陈布雷脸一红，他知道薛习永指的是他们与孔二小姐从香港向内地走私，干分给他的红利，已存入香港汇丰银行他老婆的户头。

陈布雷客气地握住薛习永肉敦敦的手摇晃了几下，然后把薛习永送了几步，便拱手而别。

^①是下江人对四川人的蔑称。

三

因为日机经常飞临武汉上空轰炸，晚上进行灯火管制，每个窗户都挂上了黑红两色布制成的双层窗帘。虽然室内有吊扇，也有台扇，仍然很闷热。

幸好陈布雷近来有肺病的象征，畏寒怯冷，他并不怕热，连电风扇也没打开，只是不时摇晃着葵扇散热，只顾埋头在案上专心阅看各种报告和文件。需要老头子审阅的他看得更加仔细，并用铅笔划出重要词句，使老头子审阅时可以省力一些。

省政府里显得比平时静，四周鸦雀无声，从高墙外传进来的叫卖声，如卖“油炸面窝”以及“卤鸭翅、鸭脚、鸭包头”之类，在这时听起来很清晰。

值班的侍从副官走路时脚步轻，因为已拉过了防空警报。老头子当然有专用的防空洞，但他嫌防空洞里潮湿而闷气，并且行辕的工作人员全躲在一个洞里，更使洞里的空气恶化。只有当敌机临空前几分钟，防空委员会来电话通知，他才进防空洞里躲一会。

老头子没有躲进防空洞，陈布雷当然也不便先躲进去，所以仍然埋头在案上工作。

往昔，就是这样的时刻，侍从副官还会不断送来急待处理的各种函电。今夜，不知什么原因，函电比较少，侍从副官很少在门口出现，只听见壁钟滴嗒响，更有点阴森的感觉。

陈布雷因为精力过分专注，有一个人悄悄的走进来，他一点也没感觉到，仍然在台灯的照明下埋头看文件。

一会，因埋头太久，陈布雷感到颈项有些酸痛，方才抬头准备松弛活动一下筋骨。他感到背后有细微的响声，认为是送函电进来的侍从副官，只略微侧身向后至一瞥，他象骤然触电一样迅速站了起来：“委座……”

蒋介石穿戴着全副大元帅戎装，站在陈布雷的身后，戴着白手套的双手握剑柄杵在地板上支撑着一部分体重，身子微微向前倾斜着。

他举起一只手向陈布雷示意：“坐下！”

陈布雷对于老头子在这时穿戴得这样整齐并不奇怪，知道他已经准备进防空洞。在许多不常亲近的下属前露面，他总是要别人对他有一个威武的印象，尽管这样热的三伏天也不例外。因为已经习惯，他好象并不觉苦。

陈布雷因为老头子是经常到他房里来的，所以并不特别拘束。他见老头子将佩剑随手搁在一个茶几上，往旁边的红木太师椅上坐下了。于是他也坐回了原位，侧身面对着蒋介石，脸上露出谦恭的微笑。

陈布雷原以为蒋介石一定有什么重要文件要他起草，静待着吩咐。

可是，蒋介石却只顾沉默着，微低着头凝神沉思，光光的秃头在暗淡的灯光下反光，满口的假牙白得刺目。但他两眼炯炯有神，更衬托得一张长脸冷森森的，有一股逼人的肃煞之气，使人望而生畏。

陈布雷见蒋介石脑门上闪着汗光，站起来准备去开电扇。

蒋介石做了一个制止的手势，陈布雷只好又坐回原位。

忽然，蒋介石抬头看着陈布雷说：“这些人天天高唱抗战，抗战必然有牺牲，怕有牺牲就不配谈抗战……”

蒋介石没头没脑发了这几句牢骚就蓦地停住了，陈布雷静静地等他说下去。

过了一会，蒋介石才继续说：“炸开了花园口大堤，淹了一些地方，死了几个人，这算得了什么！能将日军阻住一天就是成绩呀！有些人偏偏大作文章，质询呀，抗议呀，闹得热火朝天。‘杀敌三千，自损八百’，难道这点道理也不明白？日本皇军是世界上

第一流的军队，我们只要作到杀敌一百自损一万也就不错了。何况水淹七军又不是我的发明，中国古代军事家就不止一次用过。古人用的蛮好，蒋某用了就惹出这大的麻烦。这些烂文人瞎起哄……”

老头子的气好象平息了一点，说话就没有刚才那么流畅，态度也矜持了：“俺，我们中国辛亥革命后，各处军阀割据，嗯，不是我蒋中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统一起来，俺，可能早亡国了。俺，我的功劳他们不说，俺，我蒋某……俺，有些缺点，俺，他们就大肆攻击，俺，嗯……”

蒋介石说到这里又开始火了：“这些不得意的知识分子，受了共产党的煽动还情有可说。可是，我们国民党中的一些老同志，我上海的一些老朋友也对我有不满。哼！这些老糊涂一点不识大体，只知道自己争权搞钱，责怪我不该与共产党第二次合作。他们懂屁，鼠目寸光。日本人这样不够朋友，逼得我快没有存身的地方。我若不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对付日本人，单靠我们国民党中这些老朽和饭桶，日本人会怕我！会对我让步！娘稀匹……”

陈布雷对老头子在他面前发牢骚并不奇怪，以前是常有的事，但今晚非比寻常，火气特大。

陈布雷对蒋介石视他为心腹，毫无保留地谈知心话，并不感到可喜。他知道了解老头子心中的机密越多，他的处境就更危险。稍有不慎，就会惹来杀身之祸。

每当蒋介石对他发牢骚，向他毫无保留的说心里话，他的心便收紧了，本来他常流虚汗，更是项背苏苏出汗不止。他知道蒋介石最后几句牢骚是对戴季陶、张静江等人发的，他自己被蒋介石所赏识，就是张静江的推荐。所以今晚他听到这里，更是比往昔紧张。他没有插言，只是表情更谦恭，本来就有点弯的背更曲了一些。

幸好蒋介石的火气又慢慢小了：“俺，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，

俺，难道我不知道与共产党合作等于玩火。俺，嗯……”

蒋介石的情绪好转了，嘴角露出嘲讽和有点自信的一丝微笑：“阿奎！”他亲切地喊了一声陈布雷的小名，“我不得时的日子，在上海交易所混，那种投机买卖搞不好就会倾家荡产，还不是等于玩火。我要不敢玩火，孙先生和苏联顾问会让我当上黄埔军校的校长！我要不敢玩火，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会让我当上北伐军总司令！不敢玩火，就没有今天偌大一番事业。共产党——这团烈火我还要玩下去，一个人没有冒险精神，怎能成为伟人！我叫他们看看《我的奋斗》^①这本书，他们只知玩乐，不学无术，偏不自量要教训人。”

蒋介石说到这里，薄薄的嘴唇皮噙着假牙微微蠕动，加重了语气：“‘卧榻之旁，岂容他人鼾睡’，必要时，我卧榻之旁就要容许别人睡两天。布雷，你在上海搞新闻编报时，不是把古圣人的一句话：‘沽之哉，沽之哉，我待贾者也！’写在你的日记本上？你现在成了我的文胆，卖到了好价钱……”

陈布雷听蒋介石说到这里，不禁暗暗吃了一惊，自己许多年前外人不知道的这么一点小的隐事，不知老头子怎么会知道！现在为什么突然提起来，猜不透这位委员长是何用意！他无意中眼光接触到墙上挂的那件复制古董——周代的“欹器”，联想到自己目前伴君如伴虎的处境，一股辛酸之气直冲脑门，忍不住眼泪簌簌往下滴。

蒋介石因为说得高兴，随便提到陈布雷以前这件小事，其实并无深意，想不到陈布雷竟象小孩般哭了，不单惊讶，还不禁生疑，不满地问：“布雷，你怎么这样！”

陈布雷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让眼泪流了出来，见老头子厉声问，吓得他心里不住的颤栗。他情急生智，索性哭出声来，

^①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上台前，在监狱中写的自传性著作。